桃源縣志卷之二十

拾遺

左氏之外有國語尙書之外有大傳正史之所不及載者不可遺也故王子年著書以拾遺名而志乘因之邑以仙稱奇詭如子年所記者多矣收之不經棄之可惜故拾遺尤急其他言天言地言人言事言文旨不甚要義或可疑當兼存以俟考者側得備書

元明史祇載常德府北極高度而桃邑不著唯西法著州縣度離德劉茂吉定爲桃邑二八五一三者二十八度五十一分三十秒也西法度析六十分分析六十秒則三十秒乃半分五十一分半乃一度畧少耳然則二十八度五十

一分半乃二十九度畧少與舊法常德府度亦差不遠 增

歷代軫翼之占不專應桃源而桃源亦統其中附錄備覽 增

漢書五行志景帝本紀中六年七月晦日食在軫七度後元年先晦一日日食在翼十七度 武帝元光元年七月先晦一日日食在翼八度 昭帝元平元年三月流星出翼軫東北有光聲如雷三鳴 漢書天文志宣帝本始二年七月辰星與翼出皆爲蚤 四年七月辰星在翼月犯之 明帝永平九年春正月客星至翼出牽牛長八尺至南漢 五行志章帝建初六年六月晦日食在翼六度和帝永元七年八月水土金三星俱出軫十二月合軫十二年七月朔日食在翼八度 安帝元初五年八月

朔日食在翼十八度　順帝永建二年七月朔日食在翼九度　桓帝元嘉二年秋七月二日日食在翼四度　漢天文志獻帝建安十二年冬十月有星孛於鶉尾　晉天文志明帝太和六年十一月有星孛於翼　少帝正始七年十一月彗星見軫長一尺凡百五十六日沒九年彗星見翼長二尺進至軫四十六日沒　嘉平五年十一月彗星見軫長五丈在太微左九十日沒　晉武帝太始四年正月景星見軫青白色十年十二月有星孛於軫　咸帝二年八月星孛太微至翼北斗三台　惠帝光熙元年四月太白失行自翼入箕尾　元帝大興二年八月乙未太白犯歲星合在翼　三年四月壬辰枉矢出虛危沒翼軫

康帝建元元年八月丁未太白犯歲星在軫　晉五行志魏帝升平元年六月戊戌太白晝見在軫　五年三月丁未月犯塡星在軫　晉天文志廢帝太和四年閏月乙亥月暈軫　孝武寧康二年正月丁巳有星孛於女虛經氐亢角軫翼張　太元六年乙卯有奔星東南經軫翼聲如雷十四年六月辛卯太白晝見於翼　九月景寅太白晝見於軫　十九年九月太白見於軫　安帝義熙元年七月庚辰太白晝見在翼軫　三年六月辛卯熒惑犯辰星在翼　七年六月太白晝見於翼　南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五月彗星見卷舌出端門滅軫翼　孝武大明元年五月火犯木翼　順帝昇平元年九月丁亥太白

在翼晝見經天　齊天文志武帝永明二年八月甲寅辰星於翼犯太白　五年六月甲子歲星盞見在軫度　七年丁丑流星大如二升器黃赤有光尾長六尺從南出西行入翼而沒沒後如連珠　隋書天文志周武帝保定元年九月乙巳客星見於翼　靜帝大象元年歲星守翼

唐書天文志高祖武德四年八月丙戌朔日食在翼四度　太宗貞觀三年八月己巳朔日食在翼五度　十三年八月辛未朔日食在翼十四度　二十二年八月己酉朔日食在翼五度　高宗乾封二年八月己酉朔日食在翼六度　中宗十一年九月壬午朔日食在軫十八度　十九年三月壬戌朔日食在翼九度　元宗開元九年九月己巳朔日食在軫十八度　二十年八月辛未朔日食在翼七度　肅宗至德元年七月己酉太白晝見經天歷秦周楚鄭宋燕之分　乾元二年正月癸未歲星蝕月在翼　德宗貞元二年八月辛巳日食在軫八度　十二年八月己未朔日食在翼十八度　十四年八月丁丑歲星太白辰星聚於軫　憲宗元和十年八月己亥朔日食在翼十八度　十四年八月丁丑太白辰星歲星聚於軫　穆宗長慶元年正月己未有星孛於翼　文宗太和六年太白熒惑塡於軫　八年七月庚寅太白熒惑相犯在翼　九年夏太白晝見自軒轅至翼軫　開成三年十月彗星見軫西指　武宗會昌二年六月熒惑犯歲星於軫　懿

宗咸通九年十一月丁酉有星[illegible]如匹練亙空化爲雲而
没在楚分是謂長庚見則兵起　僖宗乾符三年九月乙
亥朔日食在軫十四度　五代史司天考唐明宗天成三
年九月辛巳金火合於軫　宋史天文志太祖建隆元年
十月壬申太白熒惑相犯於軫　雍熙二年七月丙戌熒
惑與歲星合於軫　淳化元年正月辛巳客星出軫宿逆
至張七十日經四十度　至道二年六月己卯有星出翼
貫天廟壁於稷星東光照地　真宗景德二年十月戊寅
有星出太微北至翼分爲三星而没　四年戊子歲星塡
星合於翼　祥符四年四月乙丑有星出柳赤黃至翼没
六年十一月丁巳有星出太微赤黃至軫北逆爲數星

没　天禧元年四月己巳有星出軫至器府没光照地
乾興元年三月庚寅星出七星曳尾湲至翼没　仁宗天
聖元年閏九月己酉星出翼南行入濁　四年正月丁亥
星出靈臺至翼没　七月己卯蒼黑雲貫翼軫　景祐元
年八月壬戌有星孛於張翼十二日而没　四年九月辛
亥熒惑犯塡星在翼十五度　寶元二年正月庚申星出
翼如太白至角没　皇佑元年三月庚子星出軫西南速
行没於翼　至和二年十二月甲申星出太微如太白赤
黃速行至翼没　嘉祐四年五月己酉星出大角至軫没
五年閏八月己亥太白犯辰星在軫四度十二月己卯
星出軫至氐没　六年九月癸亥星出柳至翼没　七年

六月丁丑太白犯熒惑在翼一度半　八年正月辛酉星出軫赤黃入庫樓沒　英宗治平二年十月丙申熒惑犯塡星在翼二度　三年十一月丙子蒼赤氣起南方東至庫樓北至南河橫貫翼　神宗熙寧元年二月壬戌星出角如太白赤黃至翼沒　四月星出軒轅南如太白黃赤至軫沒　六月乙巳星出軫東緩行入濁沒青白照地明　三年三月己未星出軫北如太白西北至明堂沒赤黃　七年六月甲戌蒼白雲貫軫角　十月丙子星出軫如杯至濁沒赤黃　八年十月乙未星出軫如塡星青白有光芒入濁不見　十年四月己酉星出太微垣如太白黃赤至翼沒　元豐元年星出太微如杯至翼沒　三年五

月戊辰星出軫中如太白至濁沒赤黃　七月癸未彗出太微指軫翼　哲宗元祐元年正月癸丑透雲星出近軫如太白至濁沒青白　二年正月辛巳星出軫南如杯至濁沒赤黃　六年辛丑星出翼東如杯至濁沒　徽宗崇寧三年四月戊申星出軫如杯赤黃入太微　大觀元年四月辛未星出軫如盂入濁沒青白　宣和五年二月丙午星出河東如杯至軫沒赤黃　欽宗靖康元年二月丙辰星出北河如太白至軫沒赤黃　高宗建炎三年二月壬午月食於軫　紹興元年四月壬申月暈於軫　四年三月壬戌日暈於軫　二十年六月甲寅太白與歲星合於翼　九月戊子熒惑太白合於軫　二十五年太白塡

星合於軫　二十六年七月庚申熒惑塡星合於軫壬戌太白熒惑合於軫　三十年　月丙午朔日食於翼十二月戊申白氣出尾入軫貫天市　三十一年十一月丁未熒惑歲星合於翼　孝宗隆興元年十一月庚申星出軫宿流入騎官沒赤黃　二年十一月辛亥星出南河至翼沒赤黃　乾道元年十月己丑蒼白雲氣入翼宿　二年六月丙子星出角沒軫赤黃　五年八月丙申朔日食在翼十月己丑蒼白氣入翼　淳熙元年十月乙丑太白歲星合於軫　二年六月丙寅熒惑歲星合於軫　七年八月己卯太白塡星合於翼　十二年六月癸酉太白與塡星合於翼　十三年八月乙亥朔日月五星聚於軫四月

癸未歲星塡星合於軫　十五年八月甲子朔日食於翼　寧宗慶元三年八月甲戌太白與熒惑歲星合於翼　嘉定七年三月壬午星出軫距星東南至濁沒　六月庚子太白與塡星合於翼　五月丁丑熒惑與星星合於軫　十六年九月庚子朔日食於軫　理宗寶慶三年八月甲申太白熒惑合於翼　淳佑三年閏八月壬寅太白塡星合於翼　四年九月癸丑熒惑塡星合於軫　十二年七月庚寅太白熒惑合於軫　寶祐五年六月丙戌太白與歲星合於翼　度宗咸淳十年十月丙寅熒惑與塡星行在軫　元史天文志世祖二十一年十月己酉太陰犯軫　延佑二年十一月丙午客星變爲彗犯紫微歷軫壁

十五宿　順帝元統二年八月乙巳孛星出紫微過軫宿　二十四年七月癸亥太白歲星合於翼宿相去八寸　二十六年九月乙巳孛星出紫微北斗至軫宿南　明史天文志太祖洪武〻十四年七月戊子太白熒惑填星聚於翼

英宗正統十四年九月壬寅太白填星熒惑聚於軫

景帝景泰二年九月庚申太白熒惑填星聚於軫　五行志神宗萬歷四十六年九月乙卯蚩尤旗見於東南東至軫西入翼十九日而沒

以上拾天

淳于山與白雉相近在武陵與辰州界絕壑之半有一白雉遠望首尾可長二丈伸足翔翼若虛中翻飛即上覩之乃一白雉舒翅綴著石上有石室數畝望石裏雖暗猶見銅鐘高丈餘數十枚其色甚光明（盛宏之荊州記、按記稱在辰州武陵界武陵西界辰州則今桃源也又一本作在寧州武陵界武陵舞陽縣）

縣西琵琶洞昔人遊其中聞琵琶聲今不知所在（舊志）

明統志府志謂將軍山在縣北百里舊縣志則謂在縣南百里或文訛或異地同名歟（增）

常德倒水巖仙蛻石石皆壁立水濱透迤高廣上鑿石竇者十下臨絕壑內一竇中藏木槽五舊傳爲沈香棺土人云水漲時健兒引絙上棺朽遺蛻倘存舟人戲以竿撩之雷輒怒擊亦未知何代所瘞（汪廣心東還紀程○按前數十年棺猶赤近復黑無復雷擊）

自桃源後洞繞行三里至前洞按淵明記云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無所謂前後洞也且後洞在大江之濱楚師入滇以來久爲通衢馬援等攻蠻舟師皆經此地與林盡水源之義不盡相似或好事者爲之耳未詳何代何人於漁郎迷路之後指爲桃洞遂致古今名賢詩文盈帙然其地山深草木自非尋常境界故黃洞源瞿柏庭崔婆張虛白接踵而生云（汪廣心東還紀程）

歲戊辰過桃源仙境其山不甚高廣不知何故現此靈異地方民居皆敦樸純龐循循守禮綽有古風大非湖北諸郡邑囂悍比豈亦仙靈所薰被耶（包汝楫南中紀聞）

白馬渡石瀨濆薄名曰雪濤鳴湍漰瀑激光振縞遂因聲以納稱外郎沅水東注浮渚脩亘其中水泛則洪川會波洄則雙流分險八月始濤杪秋霜且更變響凄清雪濤上有

卷石坦踞江靡綵繖妍秀具態四周緣壘嶂龍嵸故支衍亦異倚高者如龍卑者如虎也（桃源紀遊）

漁仙洞有洞名聖珠思之無涉或贗珠之訛耶謗者以薏苡爲明珠此疑昔貯薏珠之所耳（仝上）

穿石規旋空朗遠望增狀維舟山足見數十仞咸細石纍結東固所成痒理疎節甚足愕訝（仝上）

棻蘿肩右東門四五里有山中空雲氣吐溢余覓其故云昔時洞門大開遊者堂室宛然一無所有惟寒光逼人似大雪蒙頭及出洞衣履尚存殘霰鬢眉皤白宋蘇子瞻居黃

州築室聞洞名書劵與山神借雪使者返而大雪作異之遂名雪堂後奔走好奇者如鶩再至問津已微閉矣（桃源拾遺）

邑西三十里燕子巖崇正初年雷電暴作木石倒飛巖竅舍利光十丈許光斂若刀斧直削昔釜覆今壁立矣巖腹忽見一佛像長丈許眉目全備頭若披巾面作梨花色兩手俯垂隱見衣表紋折宛然（仝上）

清浪下三十里有居人數十家依山映樹地名麻衣洑前行里許怪石纍砢披地數峯崁崁水嶼妖狐載髑髏亦自娬媚動人也（野客著雜集）下爲蠶子洞（仝上）

高都驛得平土而居周可三十里藺此山如築牆如樹柵過是悉小弱散解至夷望始復巃嵸矣（仝上）

仙人谿有石類脚底痕云是馬王脚經此放簰拓石令開至穿石亦言簰貫之然土人以木客爲豪不知伏波乃西域賈胡也（仝上）

山水後遊與暴得者不同漁仙寺昔所研尋今如暴得主人拂拭洞壑精神亦自煥發耳周伯孔詩曰山鬼迷陽火譚友夏詩曰石梁奇絕爲樓生我所欲語遭先得之（仝上）

未至秦人洞里許有石碣曰桃源佳致覘其刻劉禹錫題也夫荒唐之說發於退之殺雞之疑志於子瞻未若一言而止辨書曰佳致無得而譏焉（仝上）

青湘溪宜臥看如展卷綠蘿山宜側看如相劍（仝上）

荆州記武陵武陽縣石帆山山若數百幅帆孟浩然武陽郎

亭有云莫測幽源裏仙家信幾深鷄鳴問何處人物是秦餘舊註云唐因隋邑省入武陵武陽即桃源也是桃源當名武陽然漢晉六朝地理志俱無武陽縣名但有潕陽縣通志沅州芷江縣有武陽山古潕陽縣地去此甚遠竊意武陽以武山名通志瀘溪縣西有武山故其陽芷江之山名武陽寰宇記平山一名武山故其陽桃源之地名武陽當有兩武陽也襄陽所詠的在桃源石帆則不知何屬（增）

河洑山臨水中洞空藏魚甚多昔人舉網輒得數千石（增）

壺頭山有蛇大如百斛船云是馬援之餘靈（武陵記）

長沙至辰州經龍陽武陵桃源三縣治別有山道不甚崎嶇可省一日程昔朱子撫苗經黃塘嶺在郡南七十里皆不經州過治爲省供億之費耶自非朱子莫肯由之矣（新府志）

里老云古驛路自長至辰由亭鄉遞而西經益陽西南之馬公塘過武陵安化桃源三界直上沅陵不歷州縣後以迎差難伺候乃改新路然古路實近今商旅猶或由之（增）

桃源舊號神仙窟宅辰潊山水阻隔至桃源以下豁然平衍淵潭澄渟岡隴秀婉五溪諸水滙出洞庭郡之東北全屬水鄉堪輿云少下關財福不聚水勢反跳客籍多與理或然也（武陵舊事）（舊志註載縣龍自高都黃沙來者未甚明晰今以邑民王國麟之言參之縣龍自慈利五里坡前與府龍分脉從右來隨龍水左自儲塔至龍潭河大自洋河右自大湖至雙門洞入大洑溪正龍中出行四十餘里至馬引巖入桃廷老祖巖逕香爐坡了角山梁[illegible][illegible]右分支為了莊山小洑溪水出焉走饅頭山左分支為[illegible]龍山至采菱城盡於澾汸洲延溪之水出焉右軒林木[illegible]稿木嶺穿雙合堰歷界岔坡至花巖左右分支無數又[illegible]）

（高皇殿豐和山落平洋入城堪輿家謂邑城下砂潼汸二支最長且近其外暉市一支河洑一支皆自府龍分來借作下關上砂則白馬沙羅漁仙千人數支以次疊繞而萬陽一支自慈利老龍分來借作上關然潼汸下砂低平昔人築漳江閣近又建文星塆以補之培植風水似亦理之所有附存之）

桃源山稱危險其治舍山就坦僅有土城今已崩圮塌壞（通志）

桃源名縣以縣南有桃花源明崇正中議更天下州縣同名請改花源未果（賀奇府志）

百里之內洞天者一福地者三桃源險於山怒於水（武陵舊事）

酈道元注水經武陵有五溪雄樠酉潕辰皆蠻彝所居故謂五溪蠻在今辰州界又漢書疏辰州盧溪縣西有武山石室可容數萬人乃其地也據此則常德非蠻蜑所居蓋其時武陵郡所統甚遠五溪其邊徼耳舊志譌舛今宜正之（賀奇府志）然馬援駐兵壺頭則邑西亦蠻界（增）

壺頭山名也在今辰州沅陵東武陵記曰此山頭與東海方壺山楯似神仙多所遊集因名壺頭山（漢書注）

（朱景英鼎文閣記）

水經註沅水東歷三石澗鼎足均峙考其地在今桃源縣境鐵壁相望百步一山列十許屏其中尊者舉頭如螺角旋疑此懸壺頭山也酈道元作胡云高一百里廣圓三百里與此山不相應至於徑曲多險紆折千灘似言帶江界日諸山皆胡頭之支節（青鞋記）

海中洲上有石山曰嶼漁仙諸山皆列水上且皆石故名吾園曰綸嶼嶼以洞勝洞以巖勝巖百計而洞十於百十中

拔之得巖巒天巧神奇可稱洞天者五自南面始爲臥龍山左鳳翥峯又左爲龍池其下爲龍湫洞高廣數仞以吾姓氏同也因題曰謙公洞右爲虎拜石下一洞如壺曰玉壺洞由虎石而西有石如梁橫亘百尺吾負梁而閣爲懸彴以達踰梁爲雲根函丈三楹石旁爲棧道爲鉤梯爲屆廚爲石井則藏書燕息處也後有三峯曰玉柱曰華蓋曰雙輪以障於臥龍山上築一臺曰萬壑是爲南極洞天由石梁而西北折歷莎蘿蓊而東絕壁千仞下有洞二一曰伏波實南征避暑室至今祠貌焉一曰欽山子午洞則禪定居之由洞北折而上兩峯夾束如扃一水濺濺不絕曰紫竹澗鐵壁如圍環壁皆秋海棠夏四月輒花俗名虁城

更名曰小金剛輪圍山而築蕊香幢半閣於其上是爲北眞洞天歷紫竹澗而下折東北懸壁數千仞如障色赤紫如雲綺曰紫霞巖上有石如飛甍曰飛霞洞下築方丈曰赤城標北嶺縈紆如規頂團圞如蓋是謂西靈洞天由嶺北折而東歷磴詰曲上爲雪峯巖四時綻苔蘚如雪旁一石如筍蔥翠欲流倚石筍爲亭曰韡龍阿由筍石入兩石對峙如門垂赤樹青莎古藤弱蔦逶迤而下爲雪山洞洞有二前有方石如篋如屏負洞壁而閣三楹曰趺雪閣環匝芳樹以竹檻界之由屏石取徑西上爲赤石厂窩築方丈曰雪山焦供支佛面一圓峯高數千仞爲丈人巍然逼層漢壁色如渥丹蘭蕙梗楠倒掛巖際巖椒有雪池池水

下流爲芙蓉澗元鹿玉屏諸峯當左掖而却是爲東華洞天歷澗而下有獅子峯與象崖相向崖際卓香象亭下有獅象澗歷亭而上爲巖頭山巖空洞如廬可容百人獅子座是曰聖珠洞右掖一泓汪功德水前有點頭石中立洞圓明清淨妙如摩尼因跨兩石而閣其上曰摩尼面麒麟峯峯之西爲虎谿灣虎時往來可役爲大空小空侍者四山輻輳如城郭而洞宅其中是爲中黃洞天也中間薜荔陰森篔簹婀娜奇葩珍卉四時如春則山山皆是瀑泉鳴澗遂地移形毛骨神情有兼勝而無偏枯是山也大者如化工鎔范爲洪鑪小者如繪工點染爲單幅谽谺歷落窅窱巉巖有非巨靈所能擘五丁所能開者其在方內宛置

五嶽於一區第山有虎豹樵徑久蕪蒙翳千餘年鞠爲林莽故巖頭欽山諸古德靈踪悉埋沒不可考僅於子午洞見正德間分藩使者鐫崖一詩有洞號欽山之句又於隤壁榛莽中得宋嘉定間銘云從巖頭招題遊聖珠洞數語而銘左復遭匠氏之厄損其半予幸爲茲洞山主又得謝少連克慈孝超及杜越凡諸子皆邱壑中解人爲之擘畫疆理殆亦有人助焉將藉此闡跡發光辭翳學道（龍膺論巖記）

菉蘿峯稜削出纖而不怒其左右翼皆奔趨如連手相縈又如頭頂相倚自縣斜對之龍青掩碧大似南宮烟雨圖（山水）記

菉蘿而上特多鳴灘所謂雪濤者一江皆起舞逆江而戲漁

梁乘勢佐之聲動天地過灘王白馬渡一石箕垂江脚側枕青林色理如畫（楊嗣昌桃源山水記）

步水谿二里許入秦人洞洞前千樹桃花夾道盛開後時不落花盡則聞泉聲亂草間穿屋入有仄磴可升磴甚滑草蓁翳人眼引杖撥之半踏泉上過橋爲洞洞口纔如淺盎又上爲圍焦有細徑沿而上無所覩下未半折而右爲大士閣閣門望見山尖萬點如午風晴浪碧痕無際下磴道數百級盡復行里許爲桃川宮（仝上）

淥蘿山中空伺人語卽應應速於話足踏之有聲水經云漁詠幽絕浮響若鐘卽此是耶（胡世寧淥蘿山記）

河洑的爲平山余近得其驗一事出梁高僧傳言釋慧元始

作寺在晉太元年卒後却見於武當山遙屬弟子依磬聲集衆自爾空中應時有磬聲釋惠竺者絕粒茹柏蟬蛻山顚一事出朗州圖經言惠原始以射鹿爲業因中孕鹿作人言就其地出家造耆闍窟山寺王融別傳亦言原死後於武當見之余意元原一僧傳寫誤耳今山中有鹿穴應圖經之言有仙井應蟬蛻之說而陳司馬西山烟寺恒聞磬聲具載宗譜（野客青鞋集）

蘇溪兩岸晨炊烟合萬瓦鱗差亦一雄市也上有蘇武祠相傳昔曾至此因悟俯觀江漢流之句子卿實經南游故有斯吟原非塞北語也足解前人之疑（徐謙桃源紀游）

舊志載李陵爲臨沅令又有青陵館諸遺跡未必盡誣但王

史不載耳楊嗣昌遊蘇溪記謂溪以子卿名俎豆至今不知所自袁小修笑謂武陵人祠李少卿以爲清吏此少卿故人合靄餘瀝耳語雖戲謔亦見蘇李當日交好皆嘗至武陵未可知也（陳潛峚集）

福慶山又名覆磬老人云其山內有金常蓬蓬如釜氣上出射日雨夜吐光如火有神最靈往居民禱之焚貸劵必如數予金或如瓜子如蝶翅如荷錢凡冠婚伏臘宴飲每從其山借物杯盤壺勺鼎彝巵豆一切器皿皆五色金雕鏤治鑄奇麗工巧迴非人間所有農夫樵子往借刀斧錢鎛皆然但假者必歸不敢隱匿後一士泊舟山下聞居民言作疏禱之忽山大開一童子延之入亭堂楹廡金色照人

不敢逼視復引入內則百寶陳列黃金不啻糞土問客貧[illegible]命其自取袖滿即止曰此可足客用多則非福也客出亟售之居賈亦往焉賈貪過期不償後竟傾其所藏而敗自此山遂不與人通至今種山者間鋤得之如所云晏子金形同菱芰者（邢祚允桃源拾遺）

邑焦岩河老人傳此地曾有潮予不信一日泊舟岩下尋牧兒踞石鬭草水忽騰湧驅犢登岸予跡之睹水痕方信老人言

佘庄江南繞屋皆山獨一峯亭然特立不與羣峯伍周遭底平人咳笑吟哦皆若響答其麓有石泉鳴咽聽之多哀切音嘗疑之謂此山之體貌性情非仙子之宮則麗人之館

也以屬蘿山支派未載邑乘然杜光庭以為福地當不止一隅一日步山後詢老人指云此豆青山也元時溪上女子姓豆名青聘人未娶因對此山晝夜泣遂卒至今山有淚石可驗又數百武外有豆家冲居人每夜聞琴簫剪刀之聲山後有相思坡山旁有井清冽異常女子汲則香若男子汲卽泛溢多濁故稱豆家井考邑志載有杜青村第杜之與豆或有訛也

嘗登豆青山得淚石石小白而貞潤其上多紅點濃者如血淡者如霞密者如熟桃疎者如殘星員者如花瓣曲者如月痕其他如眉如舌如齒如耳如瞳子如弓鞋如髻百態具備（以上俱邢維九桃源拾遺）

纜船洲十道志作纜船洲漁郎纜船入洞故名相傳漁郎返至此尋船船已爛故又名爛船洲（潛壑集）

桃源洞中有石花盆香草皆天然生成（名勝志）

洞溪中產九節菖蒲絡石沿澤下卽過仙橋（洞記）

洞水中有龜鈎吻如鵝鶻背有髻四足比他龜獨長足尾皆有甲如龍鱗色深黃如糝金　名黃麟龜獲之禱雨輒應（秦人洞說）

桃源洞隴間盡生方竹無慮數千萬竿竹下五加黃精異草叢生泟盈科曰地產方竹貴遊索之采伐漸盡（舊志藝文）

桃川宮旁梧桐樹根大數十圍坐十餘人相傳瞿仙飛昇處（龍膺府志）

府志謂宋鼎城在府治西南四十里金鷄隄而不詳金鷄隄所在今考桃邑曜日巖東數里近杜青隄處有金鷄隄在桃武界計距府城約四十里然則古鼎州在桃武二縣界專以爲屬武陵者非也（增）

邑沅水稱沅江莫詳其由近讀南中紀聞云辰沅江流迤北自白漳來者極清其南自洪江一帶來者水色黃濁登山俯瞰清濁中分若截雖檣櫓競馳毫無夾雜乃知沅水上流本名漳而一清一濁如冀州衡漳也（增）

順治戊戌季夏金龍山神降云眞武將由堆金來此九月某日當現金身於斯山之項及期居人掘地果得檀香聖像像上有銀牌一面刻江西吉安府縣信士某人叩許武山祖師銀牌題有太平年號考史六朝東魏孝帝國號太平梁敬帝亦有太平年號宋眞宗時遼人亦號太平不知其誰屬一統志高吾一名武山盧溪亦有武山之目豈像所由來耶按堆金山在縣北二十里金龍疑卽鷄籠山（最古園集）

邢武子杜青山記謂蔡蘿不止一峯村青諸山皆蔡蘿之支衍則曜日巖亦名蔡蘿矣然猶疑爲孤證難據再考舊志明時蔡蘿水驛在縣東二十五里正曜日巖地乃知曜日本蔡蘿之一峯矣（增）

唐狄中立桃源山界碑桃源觀東五里爲厮羅溪卽今桃源佳致碑前小溪之源也源出洞東約五里唐僧皎然詩序所引西日溪銅峴地肺皆在桃源之地今不詳所在（增）

空心杉在桃川宮圍三丈餘中心空可容數十人枝茂苦青傳植千餘年（舊志）

以上拾遺

馬援爲武陵太守有蝗援振貧窮薄賦稅蝗入海爲魚蝦（廣博物志）

邑蘇黃渡蘇黃山不知所由名或疑東坡山谷未嘗經此然武陵石門有山谷墨蹟寰宇新碑錄新化縣有山谷雲亭髮集詩碑自武陵石門至新化必由桃源而山谷於桃有秦人洞詩則山谷實至桃源惟東坡未詳耳（增）

桃花三郎抄序崇正二年三月十三日兄雉侯黃君起元公瞿拉予載酒鄧氏之竹洞洞低竹爲門交竹爲堂攢竹爲堂折竹爲几爲檻凡三洞皆竹爲之酒行戲命童子闔作詩是日鄧氏有神降於其家稱三聖者云欲期予於洞頭之亦至以兩簷頭持神車橫軸作書輒和先時童子闔所作詩如其韻詩竟作自序公安蓋有二聖祠序中所云兩兄者是也序竟叩其年代姓字作父狀狀竟乞余序託以傳余觀唐人集中如郭脩眞華岳無三尺東瀛僅一栖如織女朱閣臨清漢瓊宮結紫房如洞庭龍女十載一來歸辛苦瀟湘水蘇子瞻所稱劉苞何麗娘及麻姑與王方平語上元夫人與西王母書未有如三郎之情事幻怪文詞陸離者闞木人曰天上當有無窮日月合節勝事亦有不如人間寒食清明者耶人間每欲生天上天上亦欲往人

間耶吹笙彈璈驂鸞駕鶴亦云快矣頗憶書生伸紙搦管之樂耶天人者亦有嗷名客耶天帝亦側目人間有文字權耶抑天上人孰爲爲之孰爲聽之不可與語耶文人則有東方曼倩李長吉狡獪則有王次仲費長房淮南八公風流則有蕭史王子晉諸公等安在耶（隔士琦蟛蜞館記）

桃花三郎自序云余生長公安父爲漁翁未生余時漁網中得遇九龍父曰龍何在龍曰余在西王湖九曲長生樹下余得見女飄舟蕩漾女得見余吟風鼓浪否父曰昨有白髮老子以鬚分水以手抵浪執片葉以御風拈微草以作杖在水中問舟者女耶龍曰余非問舟柰天形骸鬼我衣裳怪我命余以三桃餽女父投之手中天地一瞬而震動

草木片時而鮮妍頃刻即成三子龍遂名余曰桃花三郎三日之後余慧百端遂能偕兩兒至陀羅山中羨西山之美聚童而歌曰空冷兮高曠清濁兮南滄頃有名蟲乘者螻蟻隨者焦螟三首四足九眼兩鼻兩兒怪而逃之余則常而近之蟲曰箇中人也吾與子行頃有三黑面髮竪者一見余而余靈巧不復如常父大哭蟲曰一時不視萬世能視也一時不聽萬世能聽也一時不聞萬世能聞也余果如其言而流傳至此

桃花三郎狀父云父產先漢厥字卓愕姓氏劉唐兒方墮地形體譎怪身有丈長見者鬪者曰茲超常時大則如邱嶽時小則如螗蟹東山之側西山之傍遇者三獐女見晝哭

男見坐狂獐郎言曰此子非凡忽曰漁翁胸有三郎天含之蜒地爲之房萬物萬生皆女文章父始之記後勿可忘

袁祈年附桃花郎序云予邑有二大士一爲青葉髻一爲婁至德不知吾雁行中尙有三郎也三郎以古奧之筆寫蓼莪之思是菩薩而孝睠懷故國意敦鈎鈴是菩薩而弟下筆若古玉屍斑而一段樸老嚴肅之氣行於紙上是菩薩而文章一門三大士如三珠樹黃面夫子之位兄弟同登不愧二難矣而其顯靈於花源者何也或謂三郎欲取醍醐至教洗蕩仙靈瞿曇微言開導瓊笈予獨謂不然我友禓公恂恂孝友吐納風流學者宗之與三郎同調故三郎擇地擇友願與阿郎倡和也其顯靈於花源而語不忘公

安者何也以兄居水國弟居山巖肝膽相照何妨各歸四海辟禓公田祖異姓通續情同水乳幾年無一字千里若同堂三郎蓋隱隱取吾兩人以自況也予讀禓公之文歎羡不已並嘉三郎爲如來世胄且與我同鄉足爲梓里光也故喜而弁數語於首（以上俱闕士琦蟛蜞館集）

曾男字一男桃源選貢少孤爲文高古尤工詩以黨錮沒於獄著作散失順治十七年九月既望死已十三年矣忽一士人巾道袍叩倉扉入烹茶坐談索紙筆作詩云黃葉落空際蛩音遽然止我來叩方丈燈輝白如水霜著啄夜凉秋魄寄素紙嗚咽不成聲蕭蕭若有情入爲腐儒誤兜響不能生嗟哉佛榻懸高燭日月輝光相吞浴入天一座獨

正襟閒弄烱雲意自深願藉梵唄破幻相燈前花影鏡中身後註曾男題書畢僧轉盼遂失所在（通志）

淵明所記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觀即是其處自晉宋來由此土昇者六人山十里間無雜禽惟二鳥往來觀中未嘗有增損每有貴客來鳥輒先號鳴庭間人率以爲占淵明言劉子驥聞之欲往不果子驥見晉書隱逸傳即劉驎之子驥其字也南陽人好遊山澤志存遁逸（劇談錄）

陳純至桃源愛其山水秀絕乃裹糧沿溪而行凡九日至萬仞絕壁下夜聞石壁間人語純糧盡困臥見溪流桃花十餘片純取得一花面盈尺五蕚食之渴甚飲溪水數斗下利三日行步愈疾有青衣採蘋岸下曰此桃源三夫人之

地上府玉源中府靈源下府桃源後夜中秋三仙將會於此至其夕水際樓閣相望三夫人坐絳殿中衆樂並作玉源召謂純曰近世中秋月詩可舉一二句純曰莫辭終夕看動是隔年期玉源曰意思雖佳但七月十五日夜月亦可矣玉源乃作詩曰玉兎步虛碧氷輪碾太清靈源和曰不是月華別都緣秋氣平桃源曰九秋今又半萬里一輪懸純曰秋靜夜方靜月圓人更圓玉源笑曰此書生好莫與仙葩食教異日作枯骨何敢亂生意思純曰偶然耳將曉同舟而下有頭即至瑣牕朱閣非人世所有玉源戒純愼毋入南軒當不利於手純竊往焉軒中有玉笛純取吹之忽見人物山川乃其鄉里子呼他人爲父妻呼他人爲

夫燕琛語笑久之不見純嘔一卵於地化爲紅鶴飛去仙乃見純責曰不聽吾戒不能救矣莫非命也後三十年嘗復來此宜內養貞元外從善行以舟送純歸（湖廣通志）

曾男之死所聞異辭新通志據續縣志以爲母被兵執男出求免其母至舟中不屈投河死舊通志據楚舊紀以爲順治四年因黨禍死獄中以余考之續志之投河即舊紀之獄也嘗讀宋明諸史名士被兵執每不忍即殺在此邑則囚諸此邑之獄往彼邑則攜付彼邑之獄在車則繫之車在舟則羈之舟故死於舟即死於獄也其黨禍與免母不同何也始則結黨稱兵兵敗則以黨見捕捕不得而俘其母此免母即黨禍黨禍即殉難也最古園集稱曾男當明

季結鄉勇攻闖寇著平寇草一書此黨禍即殉難之明證也楚舊紀不直書殉難而僅云黨禍者以當時明祚已亡郡境未入版圖曾男非爲明死又非爲　本朝死直自結黨禦闖寇而死故以黨禍書之然曾男不忘其主之意炳如日星終不若續縣志新通志直書殉難之爲得矣詢諸故老皆云漳江閣下船步是曾先生投河處（增）

廣西潯州府南平縣志梁嵩南平人後唐狀元武陵太守入朝代里民完賦廣輿記南平人物梁嵩南漢時進士第一乞歸賜資以償郡賦（增○考詳藝文）

梁山廟祀梁松明嘉靖間郡守陸垹以松嘗譖馬新息議毀其祠海鹽錢給諫過郡辨曰攷梁嵩乃唐狀元治武陵嘗

北歸子瑞寄居龍陽縣後遷桃源杜青白石等村嘉慶十七年衍聖公慶鎔給譜懇准優免移會桃源知縣李（闕里志參孔氏譜）

桃邑令有舊志傳不載而散見他書者宋李汝虞臨淮人高宗時桃源令見宋史李植傳許軫孝宗時桃源令見錢端禮行狀唐時桃屬武陵輿地碑目武陵令蔡朝英在高宗時寶刻類編武陵令瞿令珪在德宗時桃源山界碑記武陵軍事判官狄中立在武宗時宰相世系表武陵令裴知遠聞喜人（增）

以上拾人

晉陶曾三異因話錄有云雲水人以水竹揉之下爲盎上爲方蓋盎之中置衣衾蓋之下藏藥物負之於背以行名曰避秦此二字班馬書載於四皓事處器物因事以名其源流有如此者（徐蕭桃源紀游）

成化十有五年春正月乙亥予以公務駐節辰州分巡湖北道僉事奉檄督屬擒捕桃源武陵辰州劫盜數十人丙子乃放舟趨常德因慮盜賊之情陰狡猾詐且湖湘之地山川廣險境接諸獞必欲盡擒誠非人力之所能必致無已必將潔己以資於神明丁丑抵桃源縣至分司夜已初鼓命吏具紙筆僕人秉燭草創戊寅令縣司具禮達之縣城隍期十日之內盡屬就擒己卯劄下庚辰知府王績如儀達之辛巳獲賊二人供指賊首二月己丑并贓伏獲之云

劫前諸家者皆其羣也前此又獲反獄盜一名皆在十日之內方獲之時皆靡然服從無一人敢作意拒搏者嗚乎非神之靈異詎能感應之速如是耶（劉誠城隍靈異志）

馬援征諸蠻病死壺頭山民思之所到處祠廟具存至今婦人皆用方素蒙首屈角繫腦後云爲伏波將軍持服鼎澧之民率皆如此巴陵江西及華容間民有用皁者習俗已久不可頓革（風土記）

競渡事本招屈原如沅湘之間宜諸路做倣之（競渡畧）

舊制四月八日揭篷打船五月一日下水賭賽今則早晚不一（競渡畧）

桃源縣吳某以屠牛爲業其鄰里數人相約朝武當山吳某欲偕往鄰里憎拒之不得脫乃同行及上殿燒香各自跪獻祝文而吳某懷中取視竟是一簿牛肉賬奪魄不能起同伴禱求寬假得歸到家之夕七孔流血而死（譚震體仁錄）

桃源又有孤身獨居一村殺狗無虛日人常攜酒至其家就食狗肉一日大雪數人提壺同往門未啟屋前後左右皆狗若有所爭吠敲門呼之無應者破壁而入但見臥床上下鮮血淋漓蓋其人爲羣狗所殺分而飽之矣（譚震體仁錄）

嘉慶間桐木市大火延燒數十戶中有茅簷不焚詢之其人農而孝（增）

白石村有羅姓者以補鍋爲業餘且獨子婦復死遺孫甫數月絕乳不能穀食餓輒啼不止羅討追以己乳與孫哺忽

有汁日漸增不竭因以青之羅出市井即攜孫與鑪並牆啗則乳之見者嘆以爲奇及成人養葬盡其事羅竟倚孫以終焉增

河洑山山腰有王姥廟釀酒爲業一道士索酒輒予一日掘井皆酒曰此所以償耳遂去踰三年得錢凡數萬道士忽又至姥深謝之道士問曰酒好否答曰好到好只豬無糟耳道士笑題其壁天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井水做酒賣還道豬無糟題訖去自是井不復出酒（雪濤小說）

孝廉兄有茶園在桃花源西巖谷幽奇琪花珍羽莫能辨識其所產茶芽實用蒸法如岕予理郭日遊松蘿山親見方長老製茶法甚具予手書茶僧卷贈之歸而傳其法故山

中人弗習也中歲自祠部出偕羅高君太和輒入吾里偶納涼城西莊稱姜家山者上有茶數株翳叢薄中朝晞瀼露高君手擷其芽數升旋沃山莊鐺炊松毛活火且炒且揉得數合馳獻先計部命童汲西流烹之洗盞細啜色白而香與松蘿等自是吾兄弟每及穀雨前遣幹僕入山督製如法分藏僅僅邇來榮邸中益稔茲法近採諸梁山製之色味絕佳乃知物不殊顧腕法工拙何如耳（龍膺茶解跋）

余鄉延溪厰有石犀牛其來頗久近歲居民藝麥被鄰牛夜食幾盡牛主懼其訟已乃故言曰早見牧兒言石犀汗如喘又口有餘青食鄰麥者殆是乎眾皆謂石犀歲久變物於是藝麥家持石往斷犀足嗟夫鄰牛食麥石犀受擊其

以一擊壞其名以衆山神凡事如是何可不揆諸理

邑諺云豕來貧家犬來富來貓來孝來故豬貓二物皆爲人忌邑博士張宗聖者解曰諺語政不爾貧家籬壁穿破故豬來非豬能兆貧也富家飲饌豐遺骨多故犬來非犬能兆富也家多鼠蟲爲耗故貓來孝家則耗之訛非貓能兆孝也（上俱雪濤小說）

寶慶府志順治五年八月王進才從桃源至新化掠黃楊山而舊志謂六年至武岡長沙府志順治五年明潰將馬進忠牛萬材等賊十四家合衆數十萬自武陵花源堵允錫帥高必正李赤心等尾之蹀血五百里而桃志亦不及（增）

崇正間知縣韋崇德就寢夢紫衣人來謁曰我城隍主黃河之神欲毀斯城以端河路五日將與戰於河城君城也幸假弓弩相助韋如其請屆期忽晦冥有白氣十丈餘泊城城上青氣出迎韋命弓弩射白氣氣散河水亦退（舊志）

荆南居士客麻城中淳熙間有一鸜鵒在雕籠中見長老壽普來忽鳴曰望慈悲解脫僧曰小畜誰教爾能言鸜鵒頓悟自後不復作聲數月麻嫌其不語縱之徑赴僧側啾蜩致謝僧解之曰宜高飛免再墮又求指教僧令誦佛法經八年餘僧至桃源縣王家菴夢小兒來謝曰我是麻城中鸜鵒荷師方便今在四巷蕭二家作男子矣明日訪蕭驗之左脇下尚有翅毫（夷堅志）

萬歷間有銅釜隨流下聲滿川谷與洪濤相鼓盪蓋秦人樂

器也士人乃範爲元帝（蟛蜞館文集）

宜黃縣鄒急少家藏桃源圖相傳十九世祖名極者登朱治平進士有道人自稱回姓數來謁一日問公欲至桃源否曰仙境那可到耶道人以手劃壁成一大圈內有朱扉樓閣人物鳥獸山川草木道人先躍入其中以手招極極欲偕夫人同遊忽覺圈漸小夫人出忙以羅裙印之遂成畫圖一幅其圖晴朗時不甚見稍雨視之纖悉畢具人物大僅如粒而鬚眉宛然眞仙筆也（耳新錄）

邑城西三里有古塚二土各植凍青一隔尺許腹橫一幹合抱糾結如牽手相傳二處子誓不嫁人愛同夫婦強之許適遂相抱而卒因葬此不知何時人也（桃源拾遺）

邑呼叔爲椒椒似本椒聊之義然江南人亦多此稱桐城張若瀛號映沙官直隸有族弟曾做鄉試分房其叔某爲縣丞遵例迎送映沙以詩嘲之云馬前迎送有椒椒是也見漁洋詩話（增）

監生胡文德住陬市見開設錢店者被雷擊柱壁俱碎獨窻格未損審視之乃粘戒食牛犬文一張遂禁止家人勿食牛犬並勸及外人歷十年突於元旦灶內舉火不燃莫解其故卽起鍋視之鍋底現有字跡彷彿勸字合家驚喜外人見之莫不嘆爲神異文德蓋將鍋底文刊片勸世家亦衛祿樂行諸善至今不懈（增）

以上拾事

桃源洞有武元衡絕句一碑行書三行每行十一字大四寸許筆力遒勁丰神秀逸似非後代人筆而不書年月考武元衡字伯蒼曾祖載德則天皇后之族弟元衡舉進士官同平章事封臨淮伯見唐書本傳全唐詩載此詩漁郎誤作阮郎題作同苗郎中送嚴傳卿赴黔中因訪仙源之事（古泉山館金石文編）

胡曾邵陽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嘗爲南漢從事有詠史詩三卷傳世全唐書載武陵溪一首卽桃源洞詩碑（通志）

元石櫃題名字不必佳以年遠故存之石龜延泉碑亦然（增）

李羣玉桃源洞絕句一首刻石洞中行款字數大小與武元衡詩同惟行書筆畫較肥少遜武碑之挺秀攷方輿勝覽列李羣玉於澧州人物云裴休入相以詩薦之遂授校書郎全唐詩錄其詩三卷云字文山澧州人此詩在其內標題云桃源（古泉山館金石文編）

桃源脩壇記碑甘從福書金石類編謂蹇宗儒撰（增）

范致冲有桃源詩大觀元年正月立見金石文字而府志金石未錄舊邑志亦無其詩（增）

桃源洞有張喬松和陳一水方伯詩一水不知何許人姓氏註武夷幔亭峰主一水道人陳洙則閩人也（增）

陳光者唐末人也題桃源僧云姚源有僧舍是步異人天花亂似無主鶴鳴疑有仙軒廊明野色松檜濕春烟岸擬辭塵境依師過晚年此詩新舊志不載然格韻自是晚唐語

見桃源洞志稿（增）

唐劉商題水洞二首云桃花流出武陵洞夢想仙家雲樹春今看水入洞中去却是桃花洞裏人長矜愛之泉流出忽聽懸流入洞聲莫摘山花拋水上花浮出洞使人驚水洞不知何在豈即桃花洞之伏流名桃花潭者歟然無明文存以俟考（增）

邑東里許白衣菴僧林山作講堂客舍衆言聚訟以指喻指以月辟月蓋有登枝而捐其本者矣爰作佛舍闕禍公聞言懽喜讚歎易其名曰是宜曰白佛菴夫阿難七徵大慧百讚必頂禮而白佛華嚴八十一卷王荆公獨存其一白餘皆菩薩語蘇子瞻力詆之謂取佛語數句置菩薩語中

取菩薩語數句置佛語中能辨其是非耶禍公為兩家解紛曰有菩薩中佛語無佛中菩薩語江海橫流祀宗四瀆峯巒障日禮始岱華有文字語言以來其必折衷於佛明矣講堂之設令居者行者遊者冷機熱棒咸有指歸庶後之學者得與於斯道之正禍公嘗自謂分身說法中酒逃禪為蓮社中人於茲益信（闕士琦蟛蜞館集）

臍得石田是卷時時披玩悅夙遊溪村最勝處與黃綺諸隱逸相借竹露松濤板橋草閣扶藜載舫以吟以觴庶幾自悟前世蓋無懷葛天之民也文章詩畫有出言者能移人心神須此吾鄉為桃花源故里人好山水隱逸殆先民之遺近闢灠園於柳葉湖上林壑幽勝繞屋長松大輿圖相

彷彿卽以是爲溪山別業圖可耳令千載而下見玆圖者
如見我濾圖也（龍膺跋沈石田畫卷）
膺交雲間爲元成董思伯兩先生遊思仿寿乾夫入皇秦丹
臺之九還入那伽之三昧儒耶仙耶佛耶元成先生持節
來武陵思伯手書陶靖節所爲桃花源記並詩投之行李
豈以武陵故仙隱福地而使君天人也宜操五色管一抉
其靈閟膺生長桃溪上有志於仙佛而隱焉因綴數語於
卷尾（龍膺跋董太史桃花源記卷）

一仝眞題詩桃川壁間云磨快鋤頭挖苦參不知山下白雲
深多年寂寞無烟火細嚼梅花當點心讀之似不食人間
烟火語（江盈科雪濤詩評）

桃川宮舊有道士姓曾號種桃其人抱元修能詩比其沒也
邑中博士曾文斐以詩弔之曰種桃道士歸何處曾種溪
桃作主來今日有桃君不見桃開依舊是君回博士平日
無詩名乃此章則何減人面桃花之句（仝上）

余鄉有李可蕃者蓋績溪令李麓南長子號瞻麓少負美才
善談吐所爲詩不必成家然自有詩趣滇南有楊孝廉者
號淳菴會侍其父博士寓余邑久與瞻麓善後楊與四川
同試轉湘潭令李遺書楊未答李復遺以詩云十年一字
杳難期怪殺魚遲雁亦遲囊貯萍蹇乘月辰想來欲榻去
思禪觀此李之才情可想

余邑李沅南風情特勝赴公車別所愛姬代爲題詩曰寶馬

金鞭白玉鞍褰砧明日上長安夜深幾點傷心淚滴入紅爐火亦異評同作今爰託於他人不欲自著云

沅南又述一八題二喬觀兵書圖云香肩並倚讀兵書晉暑原非中饋圖千古周南風化本晚涼何不讀關雎亦雅致可喜（以上俱江盈科雪濤詩評）

王士正曰唐宋以來作桃源行最傳者王摩詰韓退之王介甫三篇觀退之介甫二詩筆力意思甚可喜及讀摩詰詩文意自然二公乃如努力挽強不免面赤耳熱此盛唐所以尚不可及（池北偶談）

袁中郎至桃源獨與江淥蘿交契嘗評江詩云江闊無澄泯林深得墜枝又評其文云嘉隆以來大家未見其比其推服如此（參最古園集）

余屏括漁仙坐石梁半闍得邱當世漁仙石洞歌臨風奏之眾山皆響（龍膺詩序）

李白送人詩桃源亭云水引漁者花藏仙溪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若集爲聯句云水引漁者春風不知從來花藏仙溪落英何許流出書於洞天豈非佳對（素村隨筆）

邑諸生文人八十餘應童子試二月丁亥姚雪門學使閱其卷擊賞之始列青衿因贈句云絳縣仙應書作亥春分星果見於丁時稱佳句（增）

王夢樓以詩名海內殘碑隻字人皆珍之邑朱愔菴仕鎮江戊午新春王贈詩云山樓雪後自煎茶樓外疎林日漸斜

好與詩人增故事桃花菴主 送梅花（增）

唐子西曰唐人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淵明詩云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便覺唐人費力如此如桃花源記言尚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造語之簡妙蓋晉人不造語而淵明其尤也（陶集）

蓋聞善作者功在創善後者功在因創與因無二旨也有實跡而特書之未嘗肯自億度斯創中之因有成編而增刪之原屬確有見聞斯因有創伊古來載籍若林所以闡前光而垂奕葉者類如斯也惟志亦然　雲自嘉慶十五年夏今司桃鐸接多士之容止竊見古風覽山川之靈奇勝渠隨取縣志稽累年之所紀載致數代之所流傳其衰見皆不盡焉顧志昉自羅公人臻倡脩至今百有餘歲或不免風雨餲之蠹魚侵之而其中亦有刪所應刪補所宜補者曾屢商前明府相期續刊旋因斯邑公事孔冗脩舉不停歲募捐不停時工匠不停役夫衆之趨負不停勞彼都人士同心同德皆駸駸乎告厥成功而於斯志仍束之高閣未果也戊寅夏譚　公良園來蒞茲土從簿書鞅掌之暇於一切公舉或勸其成或補其缺匡已備殫勤勞而於縣志尤加意續修

是集紳耆糾衆力聘名師揮臣手維時纓倘今校諸公按地臚跡不近蒐荒处事直書無稍徇護有前志所略而縷其本末者有前志所詳而節其繁冗者有前志所旌而去其瑣屑者有前志所漏而表厥聲稱者其於忠孝節義為風教所重闡仁壽雍和見德澤之深厚者尤為之鄭重提唱於以敦世道而振人心覩斯志也靈洞護幽室之光仙源無遺珠之歎即謂垂千百世而

無以加可也抑猶有說桃邑代有秀良世多靈瑞白馬晴波之所盪漾菉蘿佳氣之所鍾毓月異而歲不同知更有奇士奇蹤湮幽於山巔水湄間者未嘗不思附青雲而共顯綴驥尾而齊鞭則有待於後之君子著述繼起之力也是為

跋

道光元年七月望八日之吉教諭徭管桃源縣儒學訓導事湘鄉王步雲謹

邑之有志非徒記山川之秀土物之美文章術業之盛衰而已所以崇德右賢正人心厚風俗使觀者咸有所感發以興起其為善之心亦守土者化導之一助也桃邑自紫巖修誌後百餘年未有繼者原書亦簡略間多舛漏余園卿府惜其殘缺並念忠臣孝子義士節婦久湮沒於泉壤無以教不善而勸善乃延公戊辰所得士冉亭方副貢纂修之方君性敏捷博學強記足舉也分野星度皆手自成圖校正無遺而於山水源流關隘道里遠近獨詳徵山水經體要人或有疑之者余以為山經首五山通紀天

下之山次海外四經紀五山近外之國海內四經紀五山近內之國次大荒四經又補五山近外之國終海內經又補五山近內之國水經首河水篇前自河而北後循河而南東附山澤又補南北所遺提綱挈領經緯秩然明西安應候武陵志以沅瀲為綱水為目亦本禹貢水經方君非臆造也或又疑志宗史漢紀傳今叅編年體不知函史一書半記傳半編年其來已久且近世郡邑志亦有并事記禨祥戎守為一門用編年法者特規模未備耳是皆無所疑也上其意不在此紀星卜災祥也方域限疆界

跋

志夲於史而實原於經者放[illegible]言志而不衷諸經與子非善言志者也是故羲和耑命渾天三家分野之始也禹貢職方山經水注疆域之始也誌法制則周禮先之誌吏治則春秋筆之若夫春秋詳記忠孝節義之倫則又人物之防也尚書文與風雅句韻藝文之祖也十翼附序卦雜卦左氏有外傳拾遺之自也之故善言志者必宗經而翼以子

余師
艮園譚夫子以經術為吏治所至有循聲尤亟亟於脩舉廢墜闡發幽渺戊寅令桃以纂輯志稿屬余余維不宗經子不足以當夫子之心曰就正合符迺操觚從事法制之法周官以吏戶禮兵刑工爲序則用其大綱吏治之宗春秋以編年紀述則效其綱目山水法禹貢山經水經則并敘其辭物產法爾雅則半參其例乎全書統以疆域政治人物藝文

京師圖書館藏書記